

楊貴妃傳

李旭东 / 著

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
「孙立群」作序推荐

本是杨家娇女，
如芙蓉含露，
回眸一笑千秋媚
/ 一曲霓裳羽衣，
博君王惊赞，
倾城绝世千诗颂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楊貴妃傳

李旭东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贵妃传 / 李旭东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203-10414-8

I. ①杨… II. ①李…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8726号

杨贵妃传

著 者: 李旭东

责任编辑: 贾 娟

复 审: 傅晓红

终 审: 秦继华

装帧设计: 仙 境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44千字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8年10月 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10414-8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宝贝女儿李瑾莹，
她是上天赐予我最宝贵的礼物。

李旭东
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

序

关于杨贵妃的历史著作和文艺作品不胜枚举，但李旭东的《杨贵妃传》却别具一格，极具特色。在似水流年的大唐盛世，千古佳人杨贵妃集“三千宠爱在一身”，却终究逃不脱悲剧性的命运。“她在静静地思索，曾经繁华无比的唐帝国如今为何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到底是谁之非？到底是谁之过？在这硝烟四起的乱世，她这个弱女子又何所依？何所靠？可是天无语，地无言。”

《杨贵妃传》遵循历史脉络，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挖掘隐在历史深处的杨贵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史是凝固的现实，而现实也是流动的历史，其实历史总是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上演，只不过换了一副面容而已，而这恰恰就是历史独特的魅力和深邃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或许只有拥有了历史的豁达，才能在去留无意中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宠辱不惊中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杨贵妃传》在叙事时融入了小说的写作手法，“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既有真实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史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载往往过于简略，李旭东却别出心裁地对历史记载的空白之处进行了适可而止的联想和恰如其分的演绎，使得每一个人物真实而又鲜活、丰满而又细腻。书中很多画面都令人难忘，或唯美，或凄凉，或喜庆，或悲

伤，特别是杨贵妃离别长安那一幕更是给人带来了心灵的触动。“花溅泪，雨盈浓，细雨蒙蒙中的湖畔长亭再也没有了昔日的灵动，迷雾重重里的烟柳夹堤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生机。曾经的翠绿，曾经的嫣红，曾经的蔚蓝，如今都变得灰蒙蒙一片。她就这样与这座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城市痛苦地告别了，长路漫漫却不知何时再重逢！”

杨贵妃最终的人生结局一直是很多专家学者孜孜以求的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创作的诗歌《长恨歌》以及与其同时代的著名文人陈鸿创作的小说《长恨歌传》是最早记述杨玉环与李隆基爱情故事的文献资料。20 世纪 20 年代，红学家俞平伯开始探究《长恨歌》和《长恨歌传》背后的“隐事”，觉得生活在唐代的白居易和陈鸿或许迫于某种政治压力对有些事不敢直接说出来，只得通过曲笔委婉地表达出来。俞平伯通过研究这些隐晦文字背后的秘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其实杨玉环当年在马嵬坡并没有死！

李旭东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回归学术探究，从严谨的历史角度，探究杨贵妃是否“死而复生”，是否远去东瀛，是否流落风尘，是否隐遁空门，最终揭示她真实的人生结局，引用史料翔实，历史论证严密，探索过程耐人寻味。

《杨贵妃传》以恢弘格局书写动荡风云，以乱世群像勾勒丽人背影，以历史情怀一展唐朝风骨，以独特匠心刻画传奇女子。

野径通荒苑，高槐映远衢。

独吟人不问，清冷自呜呜。

孙立群

2018 年 6 月 17 日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尽识

美丽的邂逅 / 002

命运的转折 / 006

华丽的转身 / 014

第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心结永难解 / 024

惨烈初交锋 / 029

惊澜风乍起 / 035

狠辣毒阴谋 / 042

母子起争执 / 050

如意小盘算 / 054

阴谋局中局 / 057

花落他人家 / 069

第三章 一朝选在君王侧

一场精心策划的谋面 / 082

一次痛彻心扉的别离 / 087

一段内心挣扎的历程 / 093

两场藕断丝连的婚礼 / 100

一个劣迹斑斑的亲戚 / 102

第四章 于无声处听惊雷

惊涛挟骇浪 / 110

内宫起纷争 / 119

岁月露狰狞 / 128

凄风逢苦雨 / 135

绝境中重生 / 145

第五章 天生丽质难自弃

亲密第三者 / 156

纠结出轨路 / 164

权相终结者 / 169

激烈龙虎斗 / 176

风生水骤起 / 180

第六章 渔阳鼙鼓动地来

掠过天际的烽烟 / 186

通向毁灭的救赎 / 190

惶恐不安的逃亡 / 193

第七章 马嵬坡下摧红颜

漫长的一天 / 204

特殊的夜晚 / 209

骤起的动乱 / 212

第八章 结局扑朔亦迷离

她是否“死而复生” / 222

她是否远去东瀛 / 225

她是否流落风尘 / 235

她是否隐遁空门 / 236

她最可能的归宿 / 243

尾声 故人散去曲未终 / 247

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尽识

杨玉环丰纤适中，略显丰满，面如芙蓉，细眉如柳，蕴含自然之美；梳着高髻，上饰珠翠，后佩雀翎，鬓插步摇，凸显修饰之美；身穿黄帔，外披紫绡，愈显娇柔之美；举止大方，仪态端庄，彰显雍容之美。

美丽的邂逅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正月，唐帝国皇帝李隆基的到来为正处于一片萧瑟之中的东都洛阳带来了一股浓浓的暖意。虽然呼啸而过的风像刀子一样掠过人们的脸庞，却依旧无法打消人们一睹皇家仪仗风采的热情。

十六岁的杨玉环也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李隆基上一次来洛阳的时候，她不过才刚刚十三岁，虽然那时的她已经开始展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但毕竟还有些稚嫩，但现在她已经出落得美艳动人、国色天香。

旌旗飘飘，遮天蔽日，禁军将士铠甲耀目，皇家车辇瑰丽华美，浩浩荡荡的皇家车队在杨玉环的眼前缓缓驶过。她看得格外入神，眼前的景象宛若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可她却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画外人；也如同一个亦真亦幻的梦境，当车队在一片烟尘中远去的时候，她才从梦中醒来！

她虽然出身名门，却家道中落。生父杨玄琰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而且生前仅仅当过蜀州^[1]司户这样从七品下阶的小官。养父杨玄璈虽在繁华的东都任职，但也只是担任着河南府士曹参军这样的七品小官。无论是生父还是养父都不过是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员。

对于她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的女儿而言，至高无上的皇室，就像遥不可及的星空一样只能仰望。可让她始料未及的却是在不久的将来，梦想居然突然间照进了现实，而她人生轨迹的改变却始于一场美艳的比舞大赛。

[1] 今四川崇州市。

唐代原本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况且连皇帝李隆基都酷爱舞蹈和音乐，一股习舞之风迅速席卷整个洛阳城。杨玉环自幼就痴迷于舞蹈，跟随当时的唐宫第一舞人公孙大娘学舞多年。公孙大娘凭借惊艳的舞姿闻名于世，矫若游龙的剑器挥洒出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就连草圣张旭也是因观看了公孙大娘的剑舞而茅塞顿开，才练成了笔走龙蛇的绝世书法。正是在公孙大娘的悉心调教之下，杨玉环的舞技才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虽然养父杨玄璈对于她热衷于学舞颇有微词，但也并没有强加拦阻。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初春时节，万象更新，万物复苏。洛阳城中一年一度的舞蹈大会也拉开了帷幕，成为各路舞林高手展示过人才华的机会。杨玉环在师父公孙大娘的鼓励下也报名参赛，虽然她起初还有些紧张，但当她站在舞台中央，音乐渐渐响起的时候，她却彻底地释然了，彻底地忘我了。

在悠扬婉转的乐曲伴奏之下，杨玉环在歌姬们的簇拥下翩翩起舞。杨玉环丰纤适中，略显丰满，面如芙蓉，细眉如柳，蕴含自然之美；梳着高髻，上饰珠翠，后佩雀翎，鬓插步摇，凸显修饰之美；身穿黄帔，外披紫绡，愈显娇柔之美；举止大方，仪态端庄，彰显雍容之美。玉环如仙子，衣裙如浮云，慢拍中犹如芙蓉慢慢出水来，快拍中似鸾凤匆匆飞腾去，令人如痴如醉。

曲终人散之际，香汗淋漓的杨玉环从舞台中央缓缓地退去，但她美丽的倩影却永远地留在了一个人的心中。这个人就是太子李瑛^[1]。虽然出身高贵的李瑛时常会引来别人艳羡的目光，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出身皇家在带给他无上荣耀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李瑛的母亲赵丽妃早在李隆基还是藩王的时候就服侍在他的身旁。李隆基是一位艺术造诣很高的皇帝，晓音律，善歌舞，自然对歌女出身的赵丽妃情有独钟。由于王皇后一直都没有子嗣，李隆基便册立赵丽妃之子李瑛为皇太子，可武惠妃的出现却使得李隆基对赵丽妃的宠爱日衰。

[1] 当时叫李鸿，开元二十五年七月改名为李瑛。

在偌大的皇宫之中，得宠的妃子总是凤毛麟角，而那些被冷落一旁的妃子只得独自咀嚼着失落的滋味，变得越来越没有存在感。赵丽妃就是在这种悲凉中带着无尽的悔恨离开了这个现实而又残酷的世界。失去母亲庇护的李瑛感到越来越孤独，越来越无助，越来越惶恐，跟随父亲来到洛阳之后，心情也没有丝毫的好转。

见到李瑛终日闷闷不乐，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两人与李瑛一向颇为要好，不仅仅因为年龄相近、脾气相投，而且李瑶的母亲皇甫德仪、李琬的母亲刘才人跟李瑛的母亲赵丽妃很早就熟识了，早在李隆基还是临淄王的时候就一同伺候在他的身旁，但后来却都失宠了，唯一的不同就是此前受恩宠的程度不一样：李瑛的母亲是地位显赫的丽妃，在宫中仅次于惠妃；李瑶的母亲则是地位次一等的六仪之一德仪；李琬的母亲却仅仅是个才人。

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琬强拉着李瑛来看今年的舞蹈大会。其实李瑛原本对歌舞并不是太感兴趣，可是在两个弟弟的一再恳求之下还是决定来这里散散心。

突然间，一个有着妙曼身姿的女子映入了他的眼帘，一股和煦的暖风也吹进了他尘封已久的心扉。

舞蹈大会结束的时候，一场骤然而至的春雨浸湿了整个洛阳城，如丝的细雨将深灰色的天宇描摹成一片朦胧的梦境，一帘烟雨，一卷闲情。

杨玉环走出来的时候才发觉来的时候太过匆忙并没有带伞。当纷乱的雨点向她袭来时，她竟然一时间不知所措。就在这时，一把华美的油纸伞突然出现在她的头顶，为她遮挡着来袭的风雨。她急忙转过身，发现为她撑伞的是一个长相俊朗而又衣着华贵的公子，但不知为何他的脸上却挂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当两人的目光碰撞到一起的那一刹那，她的心不由自主地怦怦地剧烈跳动起来，脸上甚至掠过一丝绯红。

“如果姑娘不嫌弃，在下可否送姑娘回家？”

杨玉环一时间竟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她担心被家教甚严的养父看到后自己会被斥责，可她一时间又难以拒绝人家的好意。她只得嫣然一笑，然后迈着优雅而又从容的步子走向烟雨蒙蒙的远方。李瑛会意地撑着伞与她并排在雨中漫步。

杨玉环还是第一次与一个陌生的男子靠得如此之近，飞驰的思绪随着清风伴着细雨不知不觉间一直飘向氤氲的云水之巅。

在这个春雨飘洒的季节，两人走在那把多情的油纸伞之下，缠绵的柔情细雨从李瑛的指尖划过，却温润了杨玉环那颗寂寞的心。他们一起走过芳草如织的小巷，一起倾听古老的石桥边流水的呢语。柳湮石桥，满城风絮，浓浓的甜蜜在两人的心中默默地流淌。

李瑛与杨玉环一路上相谈甚欢，从秦王破阵舞谈到了胡旋舞，从琵琶谈到了玉箫。此时一阵清风掠过她的脸庞，吹起她一肩的长发，李瑛痴痴地看着她，发觉她美得嫣然如画，美得一见倾心。他的心湖之中顿时涌起一阵暖流，悠悠地漫成一点儿相思红。

两人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杨府门外。杨玉环停下了脚步，轻轻扬起下颌，微翘着嘴角，故作恬淡地看着他说：“谢谢公子相送！”

李瑛脸上的那抹忧愁顿时被会心的微笑驱赶得无影无踪，说：“姑娘太客气了，但愿有缘还能再相见！”

杨玉环顿时羞涩得不知该如何接话，于是朝着府门快速走去，就在即将跨进杨府大门的那一刹那，她突然间停下了脚步，内心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回头再仔细端详一下这位送自己回府的英俊公子，但她却始终没有回头的勇气，停顿了片刻，便又径直走进府去，留给李瑛的是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婀娜背影。

随着“咣当”一声响，杨府的大门被重重地关上了。刚刚还并肩而行的两个人被硬生生地分隔在了两个世界。一股惆怅不禁爬上了李瑛的脸庞，不知这场美丽的邂逅是否只是一个擦肩而过的偶然。

就在李瑛与心仪的女子在雨中漫步的时候，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一直尾随在他们的身后，刻意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见杨玉环已经回府了，李瑶快步走到李瑛身边，低声说：“二哥莫非是对那个女子动了情？”

李瑛却并没有回答，仍旧沉浸在刚才的美好回忆之中，鼻畔似乎还残留着她的香味。

李瑶继续说：“二哥切不可被一时的冲动所左右！”

李瑶的这句话让李瑛一下子就清醒了许多。早在十年前，李瑛就迎娶了太常少卿薛绍之女为妃，不过那却是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感情，但那却是父亲李隆基为他精心挑选的太子妃。大婚时，李隆基特地下令特赦京城的罪犯，可见他对这位儿媳的满意，只是他从未听听儿子内心的真实感受。

不知为什么，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李瑛好色的传闻竟然不胫而走，因为李瑛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这些传闻令李瑛愤懑不已，也惶恐不安，因为这一招当年太平公主也曾用过，那时还是太子的李隆基也像李瑛一样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为了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位子不惜想要将自己的儿子扼杀在摇篮中。

一个好色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如果父亲真的听信了那些传闻，恐怕他的太子之位就不保了。在如此敏感的时候，他必须洁身自好，清心寡欲，自然也就只能与那位令他心驰神往的女子失之交臂了。

大嗓门的李琚毫不顾忌地喊道：“等二哥当了皇帝，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何必为了……”

没等李琚说完，李瑶就急忙打断了他，因为在街上如此毫无顾忌，如此口无遮拦，不仅会泄露自己的身份，甚至还会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李琚也觉得有些失言了，乖乖地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李瑛见过的美女不计其数，可不知为什么唯独对这位萍水相逢的女子念念不忘，欲罢不能，可他为了自己的前程却不得不将这份情愫深埋在心底。或许这就是命运的捉弄，大婚时，他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如今虽然遇到了合适的人，却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命运的转折

杨玉环回到自己的闺房之中，默默地坐在初春的光晕里，直到夜色阑珊……

她轻轻地关上窗子，试图将所有的喧嚣都阻隔在窗外，可真正的波澜却来自于她的内心深处。百无聊赖的她触动着琴弦，将内心深藏的情愫融入瑶琴之中，奏出一曲纯净的天籁之音，惊艳了时光，却弹不尽心中的雪月风花。

缠绵的弦音使得她的思绪犹如脱缰的烈马一般纵横驰骋而去。她不禁又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之中。细雨空蒙，烟柳夹堤，刚刚逝去的那段时光是如此美妙，也是如此动人，只可惜却是如此短暂。那位送自己回家的英俊公子会不会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匆匆过客？有的人近在咫尺，有的人远在天涯，因为有缘，天涯也是咫尺；因为无缘，咫尺便是天涯。有人因为一次偶遇便一直同行，有人一路同行却因为一个意外而各奔东西。

淅淅沥沥的雨水撩起了春天的衣襟，顺着绿叶清晰的脉络缓缓地滴落在庭院之中，涤荡着树叶上的尘埃，却冲不走她繁乱的思绪。这个宁静的夜被春雨淋成一片无垠的海洋，这是思念的海洋。

她不禁又打开了直棂窗，风儿迈着轻灵的步伐掠过她的心底，雨滴迈着轻盈的舞步打湿了她的心扉。

经过雨水的滋润，叶子变得更绿了，花蕊变得更红了。扑面而来的春的气息使得她身体里突然生出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她多么渴望能够 and 那位英俊的公子一直在雨中走下去，走到天荒地老，走到天涯海角，可惜雨总有停的时候，人也总有累的时候。

微微的清风吹拂着她如丝的秀发，几点雨滴溅落到她白皙的面颊上，而频频蹙眉的她却全然不知，仍旧沉浸在甜蜜的回味之中，痴痴地看着窗外。窗外阑珊的灯火究竟为谁而点亮，窗外如水的月光究竟为谁而皎洁，她不去管灯火是否兀自明灭，却在想今夜的明月又将去装饰谁的梦境，他的梦中是否会出现她的身影。

她自然知道人总有许多许多的夙愿难以实现，总有许多许多的梦想终究只是空想。有些情缘就像风儿一样匆匆掠过，却又在一刹那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你接受也好，感伤也罢，却在你的世界里真实地上演着。

唯有静静地坐在时光的角落里，才能细细品味出岁月的滋味。岁月就如同这场春雨，给大地带来了生机和新意，却也会吹落在枝头绽放的花蕊。零

落的花瓣散发着淡淡的幽香，仿佛映出了那个翩翩公子俊俏的模样。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的杨玉环久久未能入睡，当一缕阳光透过窗子洒在她脸上的时候，她意识到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切都已过去了！

杨玉环突然想起韦婉华今日约她到洛河之上去赏春。韦婉华出身名门，受“生于苏杭，葬于北邙”社会思潮的影响，她的父亲在兖州刺史任上致仕后并没有告老还乡，而是选择在洛阳安度晚年。

杨玉环急忙起床更衣，匆匆地吃过早饭后就开始梳妆打扮。青春靓丽的她顿时就变得顾盼生姿，香气逼人。

在两个丫鬟的簇拥之下，杨玉环乘坐犍车来到洛河之上的码头。只见码头上泊着一艘装饰精美的大船，站在船头的韦婉华向杨玉环挥挥手，韦婉华上身穿紫色对襟弧领襦，下身穿红色间色裙，肩披白色披帛，透着说不尽的雍容；她唇若红樱，眉如墨画，神似秋水，有着诉不完的柔媚。杨玉环急忙向她挥手致意，快步向大船走去。

“玉环参见王妃娘娘！”杨玉环故意调侃道。

“死丫头，故意拿我打趣是不是？”韦婉华笑着说。

“岂敢，岂敢，只是民女没见过什么世面，生怕怠慢了王妃！”

“死丫头，你要是再这样，看我怎么撕烂你这张嘴。”韦婉华假意做出一副要撕她的嘴的架势，机敏的杨玉环迅速躲到贴身丫鬟的身后，求饶道：

“好姐姐，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

“行了，别闹了，暂且饶过你！”韦婉华故作无奈地说。

“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王妃肚里也能撑船。”杨玉环转而关切地问，“姐姐，这些年过得如何？肯定是风光无限吧！”

韦婉华叹了口气，说：“虽然在外人眼里很是风光，可酸甜苦辣却只有自己知道。好了，不说这些了，免得辜负了这醉人的春景。”

这艘船穿行在水天一色的洛河之上，清风白云相和，蓝天碧水相望。河岸的美景如同水墨画般秀美。杨玉环和韦婉华并排站立在船头的甲板之上。船夫们卖力地划着船桨，船头与水面碰撞后激起无数的浪花，溅在杨玉环所

穿的白色齐胸襦裙上，但她却全然不知。她感觉洛河之上的层层涟漪就像一缕缕愁思，如墨般向远方蔓延开来，如梦般在她的眼前层层展开。

“小娘子！美人！”一阵嘈杂之声惊扰了杨玉环的梦。她猛然发现一艘快船正向她们所乘的这艘船快速地逼近。那艘船的甲板上站着七八个年轻男子，看上去痞气十足，不时地喊着一些污言秽语。

“快点划！快点划！”韦婉华急促地命令道。尽管船夫们使出了浑身的力气，仍旧无法摆脱那艘企图靠近的快船，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近。

从未经历过什么风雨的杨玉环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坏了，惊恐地看着韦婉华，无助地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要是落到他们手里可就完蛋了！”

“妹妹不要怕，光天化日之下，谅他们也不敢撒野！”韦婉华故作镇静地说，但杨玉环却能感受到她貌似铿锵有力的话语中带着一丝颤抖。

眼见两艘船就要挨上了，韦婉华大声喊道：“赶紧靠岸！”船刚刚靠近河岸，韦婉华就紧紧拉着杨玉环的手跳上了岸，夺路而逃。杨玉环带来的那两个丫鬟因为惊恐过度摔倒在地上。韦婉华带来的四个侍女还算见过大世面，有的捡起树枝，有的拿着烛台，有的拎着首饰盒，准备在关键时刻与那帮地痞周旋一番，保护自己的主子。

虽然韦婉华和杨玉环拼尽了全力，却终究跑不过那帮已追上岸的地痞。韦婉华见逃跑无望，索性停下了脚步，平复了一下自己急促的呼吸，转过身对那帮穷追不舍的地痞厉声说道：“尔等休得无礼！我乃大唐忠王妃。”

其他人显然被韦婉华的气势震慑住了，但领头的却不以为然。领头的是个光头，在普遍蓄发的唐代，他这个秃瓢自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光头”长得五大三粗，满脸横肉，色眯眯地说：“老子才不管什么狗屁王妃！”话音未落，他就发出一阵令杨玉环瑟瑟发抖的坏笑。

“住手！”随着一声断喝，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男子横亘在两人和那帮地痞之间。此人正是李隆基的第十八个儿子寿王李瑁。

“光头”咬着牙说：“你小子是不是想找死啊！快滚，少管闲事！”

面对咄咄逼人的“光头”，李瑁却并没有丝毫的胆怯，高声说：“这回